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太平天國革命史

張霄鳴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張霄鳴著

太平天國革命史

太平天國革命目錄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	一—五六
第一節	捐稅之苛繁官僚之貪污	一
第二節	天災兵禍的頻興	一〇
第三節	人口過剩	二二
第四節	地土集中和農民經濟之破產	二六
第五節	社會經濟已發展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	三二
第六節	反對滿族的民族壓迫	四〇
第七節	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擴大和深入	四四
第八節	鴉片戰敗之影響	五〇
第二章	太平天國革命之前聲	五七—八五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第一節 白蓮教之騷動和寧陝兵變……………五八

第二節 海盜的猖獗……………六五

第三節 天理教的暴動……………七〇

第四節 太平天國革命前夜的農民鬥爭……………七九

第三章 太平天國革命的興起和衰敗……………八七——一二四

第一節 上帝會組織的發生……………八八

第二節 太平軍震蕩全國……………九五

第三節 太平天國革命中太平軍外的其他支流……………一〇三

第四節 太平天國的失敗……………一一七

第四章 兩個營壘中的階級分析……………一二五——一七三

第一節 太平天國革命力量中的階級成份……………一二六

第二節 反太平天國革命力量中的階級成份……………一五二

第五章 太平天國政策的各方面……………一七五——二三九

第一節 土地政策……………一七五

第二節 軍事共產制度……………一八一

第三節 商業政策……………一九〇

第四節 工業政策……………一九六

第五節 捐稅徵收政策……………一九八

第六節 民族主義……………二〇四

第七節 宗教問題……………二一一

第八節 其他……………二二〇

第六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二四一——二七一

第一節 沒有中堅有力的領導階級……………二四一

第二節 沒有密切的聯繫全國革命力量……………二四四

第三節	在革命擴大中沒有求其深入……………	二四七
第四節	沒有急速的顛覆反革命的中心勢力……………	二五一
第五節	革命領袖份子之腐化……………	二五五
第六節	革命高漲時革命隊伍中之內訌……………	二五九
第七節	帝國主義幫助地主和商人向革命進攻……………	二六一

第一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自廣西金田發動後，歷經十六年之劇烈鬥爭，不獨掀動中國全部革命高潮，幾致推翻清政府的統治，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並且波浪所及，使遠在西歐的帝國主義，都為震動，在英國之國會中，當時竟成爲一討論之重要問題，並用很大的力量，來摧殘此革命運動。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後雖爲帝國主義者，及地主，豪紳，商業資產階級，貴族官僚聯合所摧殘下去；但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教訓非常重大。對於辛亥革命，「五卅」及一九二六年之革命高潮，皆有重大影響，尤其對於中國目前不斷爆發的農村鬥爭，更給以非常重大的經驗和教訓。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的，在經濟政治上，有許多造成這革命的條件，所匯聚結合而形成的。故我們要研究這革命，首先就要研究這革命運動所發生的原因。

第一節 捐稅之苛繁，官僚之貪污

清代咸豐前道光乾隆嘉慶雍正等年代捐稅的增加，尤其官僚的貪污敲榨，使人民生計一天天的更

加困難。嚴重的壓迫，艱難的生活，逼起乾隆嘉慶道光各地不斷烽起的暴動，以至釀成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我們要知道清代此時捐稅的增加，先就不能不大概的知道清代此時財政的破產。雍正時，國庫貯藏，至七八千萬兩，國庫的豐富，是最隆盛的時候。到乾隆時，連年用兵，征服金川新疆緬甸安南台灣西藏，所用軍費在一萬二千萬兩以上。南遊江南六次，在政府中正式開支的消費達二千餘萬兩。其餘西幸五台五次，至山東祭聖廟五次，西巡中州及近畿四次，所消費的財力，亦定不少。增加兵額，每年餉銀增加三百餘萬兩——以前每年二百餘萬兩。到以後王倫在清臨暴動，甘肅的回民暴起，雲貴的苗民暴起，白蓮教的大暴動，一方面是人民爲生計所迫，起而作亂，一方面更使清政府經濟更爲破產。至道光時，回疆之亂起，湖粵鴉片之變作，尤其是鴉片戰爭，不獨損失很多的兵費，並且又新負二千一百萬元的巨大賠款，如是政府經濟的破產，達到了極點；「官出於民」，這些重大的負擔，自然完全從苛捐重斂，取諸人民。如鹽稅之增加，順治時，全年的收入不過五六十萬兩，至乾隆十八年，增加至七百零一萬四千九百餘兩，數目增加至十倍以上。乾隆四十一年，粵海海關，收入四十餘萬，五十九年，增至一百一十七萬，增至三倍，雖美其名曰盈餘，實際上正是關稅劇烈的增加。火耗歸公，其名是在田賦中正式增加百分之一，其實當將各地征收的，每兩有至四五錢的，至少都在四五分以上。漕折擾民，更使農民感覺痛苦。耗費增收，於正兌米一担外，增加三斗五升。改兌米一担，

增一斗七升，或四斗。南方的糧，又要另加米五升至二斗三升，作隨船耗費。由米折銀時，每每超過當時實在的米價二倍至三倍。增加平餘，又在田賦中增加人民的負擔。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更紛起自立機關，徵收落地稅，其剝削的利害，從下一段清代通史中，就可概見：

「……當時雖美其名曰留充地方留用，實則不過飽貪吏之囊橐，非善政也。且落地稅無專法，附於關稅則例，地方隨時酌收，無收地，無定額，故其流弊所及，即屬箕帚薪炭魚蝦蔬菜之徵，亦一率在課稅之例。且販於東市，既已納稅，貨於西市，又復重徵……」

在此地我還要補為說明的，我們看清代此時數字的統計，不能用現在的目光。那時物價的低落，銀量的短少，比現時實有天壤的懸隔。如當時鹽價只二文半至二十八文，米每擔價八九分。更可見的，當時清政府全年的收入，康熙時只二千餘萬兩，乾隆時三千餘萬兩，嘉慶道光皆三千八九百餘萬兩，——現在廣東每月收入可在九百萬元——就可見當時鹽稅增加六百餘萬兩，前節所說的廣東商人所借外債三百八十萬一千零七十七先令之數目在當時是不小了。

當時官吏的貪污，敲榨苛索，壓迫人民，使許多人民流離失所，流為盜匪，或羣起暴動。嘉慶時，和坤家產沒收，竟至有八萬萬兩銀之巨，超過政府收入二十年以上，在這種巨量血汗敲榨之下，將不知有多少人民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轉死溝壑呵！就是直隸司庫司書小吏，舞弊貪污，動藉數十

萬。嘉慶時，司庫司書王麗南，共虛收二十四州縣地糧正耗雜稅等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十四年，發覺戶部書吏王書常等舞弊十四次，數目不下千萬兩。此在當時所已發現的已是如此的可驚。我想當時一定在在皆是，互相賄賂，上下其手，其未被發現，詳細載在史書的，當不下千百倍了。如清代通史中一段說：

「……州縣舞弊，不過數萬，省司則至數十萬，部府則至千百萬，此不過書吏耳，而堂官大吏，又從可知已。」

這種種舞弊的結果，一方面使國庫空虛，更增加政府正式捐稅的剝削，加捐加稅。一方面因舞弊而致庫藏空虛，恐發洩得罪，而各地官吏書使，必更加緊設法加重對人民之剝削，以求補救。故當時人民血汗的生產品，除政府歷年增加的正式苛捐繁稅外，使人民受着不可堪的剝削痛苦，官僚胥吏的敲榨貪贖，殺殘百出，黑幕重重，更使他們遭蒙兇殘而不可勝的痛苦，「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鄉裏人不進城（指設官府的城市），城裏餓死人。」這許多普遍通行的俗諺，都是說明官吏對於人民之剝削的最痛切語。當乾隆嘉慶時，政府雖也曾極力整頓吏風，前後誅大吏重官，在一百人以上。甘肅藩司王寶霖王廷贊侵糧冒賑一案，有重要關係的，自道府以至州縣，共七十餘人，判死刑的三十人，而朝諭尤謂不為已甚。由此遂可見當時吏胥貪污之盛，而發生不

斷的貪污大案。乾隆五十四年，內閣學士尹北圖奏稱：

「……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經過各省地方，體察官司賢否，商民半皆感額興嘆。各省風氣，大抵皆然……」

正是當時一個短的寫真。清代軼聞中載：

「……乾隆辛丑歲，河決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數百丈，埽上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留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微服行，見薪車千百輛環列河干……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

清代通史，中有一段說：

「……河工之濫費，與漕運鹽課俱爲弊之淵藪。（乾隆三十三年，查兩淮鹽商交納餘息銀兩，共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高恆任內，查出侵吞商人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河工每年糜帑數百萬，只以供官吏之揮霍而已……南河修費，每年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任官吏之揮霍。一時飲食車馬，衣服玩好，莫不逞奇鬥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能及者……某河督宴客，豚肉一盤，須斃五十餘豚，取其背肉一櫛，餘悉棄之。食駝峯則一席需三四駝，鴨掌猴腦，亦務取精華。即豆腐一盤，製法亦有數十種，且須於數月前購集材料，遺

派工人，統非數百金不辦。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恆歷三晝夜不能畢。故客至酒闌人倦，往往引去，未有終席者。各廳道自元旦至除夕，非大忌日，無日不演劇。每署幕客數十百人……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餽節教，逾旬月必饋燕席……有一人得派往工次三五日者，同人爭羨，以爲至榮。其歸也，主人必有酬勞，百金至數百金不等……新翰林攜朝臣一紙書謁河督，河督爲之一噓，萬金可嗟咄致。舉人拔貢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也……」

又章學成上執政言時務書：

『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于嘉慶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賤潰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藩庫代支，州縣隨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意習爲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于壺窻餽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之盈千百萬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藉著者，詢于舊治可知。而奸嫖鉅魁，如東南兩戶漕，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必可知。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于廷臣可知，聖主神明洞鑒，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輩蠶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于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辜蔽！』

又劉谷致某官書：

「今天下之吏，衆矣，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賊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國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記誦詞章，而不必有德行道義之實。其職之也，以科條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愛之施。其課之也，以錢穀刑名，而不必有撫字教化之效。是因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雜以捐納之途，是驅之使責償于民，而肆其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條例之煩，是借之使挾以爲奸，而測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責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斂怨于下，而快其豁擊之欲也。是以才者卽盡其所欲爲，而不顧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聽猾胥之所欲爲，而因以使其私計。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屬，不名一藝，而坐食于州縣之間者以千計。而各家之中，不耕織而享鮮美者，不下萬焉。鄉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與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爲課績之重輕，而黜陟之典亂。今之小吏以貨賄之盈虛，決訟事之曲直，而刑賞之權乘。州縣之中，稍有絕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無望夫官階之轉，而參劾且隨之。而貪污者流，旣以肥身家，樂妻子，而升擢之榮歲且數至。彼此相形，利害懸絕，彼廉吏者，名旣無成，利亦弗就，而獨舍天下之所甚利，犯當時之所甚忌，此豈其情也哉？宜乎競通私賄，煽起貪風。雖或負初心，虧素守，然猶每顧而不悔者也。」

如魏原璽武配云：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而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遼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朝廷珍念民難，每站夫馬倍給僱價，然多供有司侵潤，未必寬差徭以實惠也。其見於趙氏翼蒼曝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役徭，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令皆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賦，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者。」

又洪亮吉所上的征邪教疏中說：

「……蓋今日州縣之罪有之：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惠不逮下，一也；無事則食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府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府，甚至督府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只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

太平天國外紀：

「支那政府之機械，吾人罕有知者……今日之支那政府，則以苛求勒索爲常事。官吏俸給之

小，令人聞之咋舌……則官吏如何生活乎，惟有勒索賄賂爲生活耳……」

這種貪污賄賂，更使一般農民在這種榨取敲索中，破產流離，變成一個極悲慘殘酷的世界。真是「有的田連阡陌，有的貧無立錐」。貪官污吏地主商人一餐之費，竟達數十中家之產。一次苛索賄賂，將破蕩平民數十家或數百家之產，「率獸食人」，還那裏有這樣悲慘的世界！？」

嘯亭雜錄云：

「……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奢汰異常，輿夫皆着裘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常操演士卒，有司某實銀五萬兩，揮散士卒，略無吝色……」

買賣官爵——道光四年，收捐監銀共千萬兩以上——結果是更增加貪污的風氣。當時一般人的心中，發財的出路是在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財。捐買官爵的計算，完全是預備現在投入好多資本，於得官時，再設法幾十倍或幾百倍的收回。如一八六一年支那之友的支那政府之腐敗一文中所載：

「……政府曰：來！張三李四，中舉人，中進士，奉獻爾金錢，吾與爾官爵。舉人進士一得官，則剝削聚斂；金多矣，再求升官；官升矣，再事剝削。官無大小，皆以是爲生活。總督之下爲巡撫，其俸給約五十金鎊，而歲入約四千三百三十二鎊。督撫均有生殺之權。足不能行百步，出則侍衛數百人，入則姬妾數十人，終日無所事事，而屬其事於屬吏。所謂政治，如是而已。」

在這種貪污腐敗政治之下，如是一般人民的血汗，一天天的被這般貪官污吏敲榨吸取殆盡了呵！故以後在太平天國前所起的各次暴動，主要的口號，是官逼民變。

一般民衆，在這種種捐稅苛徵，官僚敲榨，地主的剝削之下，致中國人數中佔最大多數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一天天的破產，一天天更利害的爲飢寒所迫，除卻爲盜爲匪，或在不可受的壓迫痛苦中羣起暴動，以反抗這殘酷的壓迫力量，還可有什麼辦法！？還可有什麼出路呢！？

第二節 天災兵禍的頻興

當時中國農民，既遭政府官僚豪紳地主商人之剝削，而天災水旱，更使一般農民墮於貧乏飢餓的深淵中。農民因平時受了兇惡的政府官僚豪紳地主商人殘酷的剝削，撐持着一日的溫飽已是費了所有的力量，那有餘力儲蓄，以防飢年。因政府的腐敗，官僚的貪污，修堤濬河，正是官吏發財的大好機會，修濬鉅款，大半肥充貪囊，以少數的來敷衍工程，致工未完而已潰汎；不獨不知培植森林，力行各種防旱事業，並且在政府官僚豪紳地主商人窮兇極惡的剝取之下，農民自己亦無力建立防止水旱各種工程。以致河流的擁塞，堤工的弊壞，濬地的失修，森林的毀伐，更促加了水旱之禍患。每一次災禍的到來，農民既沒有力量以防禦這兇殘可怕的怪獸。而一般貪官污吏，或隱匿不報，反向一無所

有，死在旦夕的一般飢民，追索糧賦。嘉慶六年二月北京大水，永定桑乾兩河都溢，而直隸總督姜晟反隱匿不報，其他的地方，便可想而知了。或者報後，侵吞賑款；或者政府雖已免田賦，而官吏仍極力追索，以肥私囊。地主豪紳商人，反乘此機會，放高利貸，以更實施他們殘酷的奪取。或以賤價販買，或在討債時強奪青年子女婦人，轉賣到另外的地方，替人家做奴隸婢妾。年老的則餓死於道路。這是逼迫和榨壓到一般農民，除了死亡，再沒有其他的退路。如是農民的暴動，遂被逼而爆發了。如中國歷史上，黃巾之亂，黃巢之變，李張之禍，幾次大的農民暴動，飢災實做了最大的導火線。太平天國的暴動，和以前各次所發生不斷的大小農民暴動，水旱天災，亦是促發這暴動的一種原因。今將自乾隆至道光時各較大的天災之多，分列於後，我們就可想到當時所因天災而給與農民的痛苦了。下分見清史紀事本末：

乾隆二年

以旱命刑部察獄

七月永定河決。

乾隆三年

春三月以旱命刑部察獄，四月以旱求言。

秋七月江南蝗災。

冬十一月寧夏地震水湧，新渠寶豐縣治沉沒。

乾隆四年 三月以旱申命求言清獄。

飭直隸江南捕蝗。

乾隆五年 五月以旱命清獄。

乾隆八年 六月以旱申命求言。

十二月飭直隸挖除蝻孽。

乾隆九年 四月以旱命察獄。

乾隆十年 四月以旱命察獄。

乾隆二十四年 四月以旱命清獄臣工言利弊。

乾隆二十八年 七月松江府暴風，顆粒無收，府署白日被劫。巡撫洪之傑諱災不告，反取句容縣

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上獻，聖書嘉獎，宣示中外。

乾隆三十年 七月東南風災，臨海居民死者數萬。

乾隆三十五年 五月以旱命清獄。

閏五月命侍郎裘日修赴蘄州寶坻一帶捕蝗。

乾隆三十六年 四月以旱命清獄。

乾隆三十九年 四月以旱命清獄。

八月江南老壩河口決。

乾隆四十年 以旱命禮部祈雨。

乾隆四十一年 四月湖北沔陽堤潰。

乾隆四十四年 六月直隸漳河滏河沙河同將漫口。

乾隆四十五年 六月江南睢陽郭家渡堤決。七月永定河東蔡家莊山東省汶河張家油房等處河決。

乾隆四十六年 六月萬錦灘堤決。

九月江蘇沛河溢。

乾隆五十一年 七月山安靖江淮門一帶河決。

乾隆五十二年 六月東睢州下十三堡河溢。八月周家溝等處河溢。

乾隆五十三年 四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

七月荊州堤決，府縣被水衝淹。

乾隆五十五年 六月五平莊壩決二百八十餘丈。永城宿州靈壁等處田廬被淹。

乾隆五十八年 七月以旱命減徒以下罪。

乾隆五十九年 直隸山東旱。

七月永定河溢。

嘉慶二年 江南洪澤湖決。

嘉慶五年 四月以旱清獄。

嘉慶六年 六月京師大雨，永定河溢，桑乾河決，京師西南幾成澤國，村落蕩然。

嘉慶十三年 江南荷花塘連河溢，江南七里溝連河溢。

嘉慶十五年 六月山西大旱。

七月永定河溢。

嘉慶十六年 京師及河南山東旱。

嘉慶十九年 江南旱。

嘉慶二十二年 四月以大旱命清獄。

嘉慶二十三年 河南武陵縣沁河溢。

嘉慶二十四年 七月永定河溢。八月，河南南陽儀封北岸河溢。

道光二年 六月山東衛河溢。八月河南沁河溢。

道光三年 二月永定河溢，北運河溢，七月河南漳州河溢，江南下七州縣大水，民飢。

道光四年 十二月黃河汎溢。

道光十一年 七月高郵湖河溢。

道光十四年 七月東河朱家灣漫口。九月永定河溢。

道光二十一年 六月河南下河廳祥符汎河溢。

道光二十二年 江南桃北廳河溢。

道光二十三年 河南中牟河決。

道光二十四年 二月中牟堵口復決。六月直隸永定河決。

七月荊州萬城堤溢。

八月山西河南陝西湖北安徽霍災。

道光二十五年 六月江蘇中縣河桃源汎河溢。

道光二十九年 四月江蘇浙江安徽湖廣大雨五旬餘，水驟漲，田盡沒，水之大爲百年所未有。

這上面所記載的，是根據黃鴻壽所著的清史紀事本末所載，這裏所記下來的只是歷年所有較大的災患。若不十分重大的災患，皆略而不詳，如今再查東華錄所載，道光二十八年，有：「春正月展賑

直隸鹽山等五縣災民。給安徽鳳陽等三縣旱災口糧。貸湖南安鄉縣，山西甯遠等四廳縣，甘肅皋蘭等七縣災民口糧籽種。緩徵陝西蒲城縣通穀。展緩直隸安州等三十六州縣，山東臨清等三十六州縣，暨德州等五衛，浙江仁和等十三縣被災新舊正雜額賦。『三月貸山西吉州等七州縣歉收倉穀並緩徵解州等十五州縣通穀。』『六月道光至黑龍潭祈雨。』『緩徵山東臨清等十一州縣，並德州衛被災新舊額賦。』『七月緩徵山東臨朐縣被災歉收通賦。』『九月撥江蘇藩關各庫銀七十八萬餘兩備江甯等三府水災賑需。』『命戶部籌撥銀六十萬兩賑湖北水災，並准有堤各縣，以工代賑。』『以江蘇水災，免各關商販米稅』，『給湖南武陵等四縣水災口糧屋費。』『十月賑直隸通州等七州縣，安徽無爲等十六州縣水災。給安徽和州等十四州縣，湖南華容縣岳州衛災民口糧。貸湖南安鄉縣澧州災民籽種。蠲緩直隸通州等五十二州縣，湖北沔陽等三十九州縣衛，湖南澧州等九州縣，安徽泗州等二十四州縣被災新舊額賦。緩徵山東臨清等三十七州縣衛，山西薩拉齊三廳縣被災新舊額賦。展緩齊齊哈等四處歉收通賦，』『十月給江西德化等二十縣水災口糧。貸湖南提標及常德等協營災區兵餉。蠲緩江蘇泰州等七十七州廳縣衛，兩淮呂泗等二十二州縣災歉新舊額賦。展緩陝西葭州等五州縣積欠通賦。』『十二月加賑直隸通州等十四州縣災民。緩徵浙江仁和等三十一縣衛暨青村等五場，直隸通州等十四州縣被災新舊正雜額賦。展緩山東章邱，齊東二縣，直隸霸州等二十六州縣災歉通賦。』道光

二十八年，是清史紀事本末沒有記載水旱的災年，而在較爲記載詳密的東華錄，已是盈篇累牘的記載水旱天災，我們就可想見，令我們十分可驚的清史紀事本末所記的天災，實不過當時幾十分之一之記載。官吏的隱報，如道光末年，西南諸省，連年大荒，農民爲匪作盜紛起，許多記載，謂「廣西廣東連年大飢，匪盜如毛，如是洪楊遂乘機而起於金田矣。」而在清代文件中，很少找得出兩廣雲南貴州福建西南諸省的報災奏論。謂西南諸省，水旱災患少於長江流域及北部，當然不是事實，只是因官吏的隱匿，致不易查。所以我們可斷定的知道，在記載的遺漏隱匿中，將不知藏匿了多麼悲慘黑暗殘酷恐慌重大的災禍呵！日見破產的農民，在種種日加嚴重殘酷壓榨剝削之下，又加以連年的巨大天災，不絕如毛的盜匪，又有什麼出路呢？盜匪如毛，匯合成不斷的農民暴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正是這匯合中的高潮。天災水旱，促起了這個猛烈的爆發。

政府雖有時在天災時免賦，這是對於地主和富農的補助，對於一般貧苦的佃農，只有更愁苦的需兒賣女的還租，毫不能蒙受一點保護地主富農利益的皇帝的天恩仁慈。於乾隆時，松江府的一般佃農因天災免賦，要和地主平分這所免的賦稅，地主不可，遂逼起了數百人的暴動。政府和官僚，則嚴酷農民，將這一暴動壓服下去。（見續皇朝文獻通考）

農民在貴族官僚豪紳地主商人層層殘酷壓迫剝削之下，又加以繼續不斷的天災，逼迫到不斷的發

生各種大小反抗鬥爭暴動。壓迫階級，對於這被壓迫的農民，更深切的說，他們靠着爲惟一生命的來源的農民，他們爲供給自己荒淫享福而去吸榨剝削的奴隸的蠢動反抗，只有用最殘酷的手段屠殺鎮壓下去。他們贊揚的武功，就是怎樣屠殺了幾百，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爲反抗壓迫而求生活的農民；使這農民在刀和血之下暫時屈服下去了。但是一次殺戮，更加了農民對於壓迫階級的仇毒。而在每次軍事行動中消糜了鉅大的財富，更加緊了對於農民的剝削。在每次軍事行動中，官僚豪紳，更乘機加緊對於農民之敲榨，兵士的荒淫搶劫，軍官的縱慾害民，故中國一般貧民，怕兵甚於怕匪，匪還不會劫害貧民。兵却可無忌憚的槍殺一般農民羣衆。在屢次戰爭中，官軍每每慘殺多數無辜農民，以洩憤和要功。嘉慶四年清廷與白蓮教戰爭，福甯在旗鼓塞殘酷慘無人道，屠殺降兵平民三千多人，報平匪一股。故戰爭每每做了促發農民暴動的導火線。在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前，清代爲壓服農民的暴動，爲征服弱小民族，爲抵抗帝國主義的戰爭，自入關後，未斷的發生軍事戰爭。在乾隆以前的征服三藩的戰爭，與台灣鄭成功的戰爭，征伐準噶爾的戰爭，征討西藏的戰爭，與新疆回族的戰爭，與苗族的戰爭，緬甸暹羅的戰爭等大的戰禍我們今且不說，今只就乾隆至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時百年間所發生的戰爭，分列於後：

準噶爾部的撲滅 此次調兵至十餘萬，時間歷三年之久（自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準噶爾族

六十餘萬人，除逃至俄羅斯若哈薩克十一二萬人外，被屠殺者約二十萬人，染豆死的三十萬餘人。軍費約千餘萬兩。

平定回部的戰爭 此次戰爭前後共調兵四五萬人，時間歷六年之久（自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殺戮回兵約萬人，軍費二千三百一十一萬兩。

撲滅貴州台拱苗民的戰爭 此次調兵至數萬人。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始略告結束。屠戮生苗數萬人。並焚熟苗千二百二十四寨（上報三百八十八寨），斬俘數萬人。

兩次平定金川的戰爭 先後調兵數萬（在七萬以上），時間第一次歷三年之久（自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第二次歷五年之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殺戮亦超二萬餘人。軍費共七千餘萬兩。

征討緬甸的戰爭 先後共調兵十萬人以上，時間歷四年之久（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殺戮亦數萬人。軍費共九百一十一萬兩。

平定台灣的戰爭 此次調兵數萬人，時間歷二年（自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共殺戮約二萬餘人。軍費共千萬兩。

征討安南的戰爭 此次調兵約二萬人，經時二月，殺戮亦數千人，軍費百餘萬兩。

西征廓爾喀之戰爭 此次調兵共三萬餘人。時間經三年（自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殺戮數千人，軍費共數百萬兩。

壓服五倫臨清變亂的戰爭 此次調兵近萬人，時間經二月（乾隆二十九年），被壓服而屠殺者數千人。

壓服蘭州回民的暴動的戰爭 此次調兵萬餘人，時間經三月（乾隆四十六年）。暴動回民二千餘全被屠戮。後四十六年石堡塞的回民暴動又起，共調兵萬人，經八月。斬殺數千人。

壓迫湖南貴州苗民的戰爭 此次調兵數十萬，時經十二年之久（自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一年）。殺戮數萬人，軍餉索動七省。軍費數千萬。

鎮壓白蓮教暴動的戰爭 此次調兵幾近百萬，時間歷九年之久（自嘉慶元年至九年）。屠殺暴動的農民數十萬。軍費達二萬萬兩。

討平東南諸省海盜的戰爭 前後調軍數萬人，自乾隆時起至嘉慶十五年才相得一時的平定，前後幾近二十年，屠殺萬餘人。

壓服天理教的戰爭 調兵數萬人，時間經二年（自嘉慶十八年至十九年）屠殺二萬餘人。

平殺回人張喀爾的戰爭 調兵三萬六千餘。時間六年之久（自道光二年至八年）。屠殺近三萬

人。軍費達千餘萬兩。

平糶人趙金龍的戰爭 調兵近二萬人，時間經七月（自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屠殺萬餘人，軍費數百萬。

鴉片戰爭 參加此次戰爭的先後各地共約十餘萬人。時間三年之久（自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軍費幾近二千萬兩。賠款二千一百萬兩。

由此我們可見，只從乾隆至道光末年，已聯接發生不少的巨大戰爭。在每次的戰爭中，更增加了壓迫階級對於農民之剝削和壓迫。不獨當戰爭發生，一般人民已直接蒙受重大悲慘的戰禍，士兵的騷擾，無辜的屠戮，屋宇財帛的毀壞，農事的妨害，這都是使一般農民日墮入於更痛苦的深阱中。而且因軍費更加重了剝削的兇殘，使一般農民益加於水深火熱。農民既也是人，有求生的慾望，有求幸福生存的慾望，在日爲加深重的水深火熱之中，不獨一天天的生活的幸福絲毫都喪失盡了，過的是非人牛馬都不如的生活。並且在這最低最苦的生活中，飢餓死亡的魔鬼的長爪，時時刻刻都在扭住他們的長髮，提擲到往死城中的危險。他們在這日爲走入絕路的生活，不得不求一得生活的出路，不得不反抗這日加兇殘的剝削和壓迫勢力。就是他們平時認爲最危險最害怕的武裝鬥爭的暴動，現在逼到莫可如何中已被採用爲解放壓迫的出路了，故連年的飢荒戰

禍，竟成爲發動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條件之一。

第三節 人口過剩

人口過剩，亦是使當時失業人數和飢荒增加的一大原因。太平天國革命前，據東華錄所載，清代歷朝人口的增加，有如下表：

朝別	年數	人口
順治	初年	一〇六三，〇〇〇〇餘
	十七年	一九〇八，八〇〇〇餘
	九年	一九三九，六〇〇〇餘
	十九年	一七〇九，五〇〇〇餘
康熙	二十九年	二〇三六，四〇〇〇餘
	三十九年	二〇四一，二二〇〇餘
	五十九年	二四七一，〇〇〇〇餘
	八十年	二五四八，〇〇八〇

乾隆

六年

一，四三四一，〇五五九爲保甲報告開始之年

十四年

一，七七四九，〇〇〇〇餘

二十九年

二，〇五五九，一〇一七

四十六年

二，七九八一，六〇七〇

五十年

二，八八八六，三九七四

五十五年

三，〇一四八，七一一五

六十年

二，九六九六，八九六八

嘉慶

元年

二，七五六六，二〇四四

八年

三，〇二二五，〇六七三

十三年

三，五〇二九，一七二四

二十四年

三，〇一二六，〇五四五

道光

元年

三，五五五四，〇二五八

七年

三，八三六九，六〇九五

十三年

三，九八九四，二〇三六

十八年

四，〇九〇三，九七九九

二十一年

四，一三四五，七三一

再據大清會典戶部檔案，乾隆十八年，人口共一萬三百零五萬。嘉慶十七年，三萬六千零四十四萬三百九十三。道光二十二年，四萬一千三百零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二。清代統計，固難可靠，如前表中，雍正八年，人口二千五百四十八萬零八千名。至乾隆六年，而突增加至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萬零五百五十九名。竟增至一萬二千萬之多，人口增長之速率，無論如何沒有如此之快。因為雍正前，每戶根據人口來收丁賦，輕者雖只一分，而重者竟抽至八九兩，故人民每戶五六人的，僅報丁一名，九十人的，報丁一二名。故政府所得全國人口統計的數目，實不過五六分之一。至乾隆時，早已將丁銀攤入地畝，民間無迴避少報之必要。又加之實行保甲，在法律上規定脫報戶口一戶至五戶的，笞里長五十。所以在乾隆六年時戶口之統計，超過從前統計之五六倍。但我們今據東華錄所載，自乾隆至道光百餘年間人口增加的速率，和大清會典戶部檔案所載乾隆至道光時人口增加的速率在數目上雖有所出入，大致還不相差甚大。而增加之速率亦還相同。故我們可以斷定，在上面的統計數目固不是那樣精確可靠，但當時人口增加的猛烈趨勢，大致相差不甚遠。還有一事，可證明當時人口增加的劇烈：中國內地一般農民，最重安居故土的，不是為生活所迫，沒有土地可耕種，沒有職業可找，絕對

不會輕離鄉土，而遷去他鄉另謀生活。在乾嘉時，本部漢人移居吉林的農戶，已達六千餘戶，平均每戶以五口人計算，共三萬餘人。新疆據嘉慶十八年奏銷冊，除回民所種以外的屯田，約一千一百四十四頃五十七畝。按照耕種人數計算，亦需戶口萬餘人。共合蒙古西藏青海諸地的內地所移住的農民，將在五萬餘人。再如康熙五十一年諭：「海字承平日久，戶口日增，田畝並未加廣。」雍正二年諭：「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只此數」等語，都可以十分正確的證明，當時確實已因人口的激增，在本部發生了人多地少的問題，更促起農村生活的破產恐慌。

我們知道，只人口的增加，還不能惹起人口過剩的恐慌。假使當時中國進步到工業有相當的發展，則在工業中可容多量的農村失業的農民。或者求農業生產的改良，可在同量的土地增加到幾倍的生產，和培植汗地荒地沙田為良田。而當時恰成其反，帝國主義者侵入的逐漸擴大和深入，使農村的手工業和經濟破產日甚，而又沒有產生進步偉大之資本。官僚貴族政府的捐稅日見增加，貪官污吏的敲榨苛索，地主豪紳的擄取，商業資產階級的日見加增的剝削，使農民的生活一天天的艱難破產，以至終年勞苦的血汗生產品，除供剝削階級的剝削敲榨外，求一溫飽尤不可得，那裏還有力量求土地的改良呵！又加之河工的腐敗，連年的旱災兵禍，土地逐漸集中到官僚、商、地主的手中，如是遂釀成農村大批人口的過剩。這過剩的人口除一部份極少數的人移殖於外地外，大多數流為海盜，湖

匪，遍滿各地暴動的亂民。故太平天國一起，全國震動，不兩三年間——竟完全動搖清代的統制。

第四節 地主集中和農民經濟之破產

當時中國的農民，受了地主商人官僚重重殘酷的剝削，又加之接連不斷的災年，叫他們一天天的破產。他們欠了地主的租，商人的債，受着嚴酷的追索壓迫，無論如何，不能不設法償還。在他們此時，所從土地中辛勤的收入，這一部份的和課和陳欠尚不能清了，又積下了一些新債。他們不獨再無力償還，並且妻子兒女一家大小正在耐飢忍餓不能過下去了。而這般專事吸取的地主和商人，他們是不管這些的，只要求他剝削的積累一天天的增大。他們有了為他們盡力宜勞的官吏胥役，他們可在為他們而設立的法律政權中而索取他的命。或將他從他生命所惟一寄託的一小片土地上驅逐出去，或用牢獄笞刑，或更殘酷的私刑逼得他們含淚忍痛絕望的將他的土地出賣，以償還商人地主的租債。故一般貧賤在地主商人重重剝削壓迫之下：一天天將他的土地出賣，變成一個失業的游民，將他的生命更驅入於絕望之鄉了。他們這些土地將出賣給誰呢？就是從剝削吸取他們血汗中得有大量的資本積累的商人地主官僚們所收買去了。他們一天天更兇殘的剝削，農民一天天更利害的破產，而土地更一天天的集中到他們手中去了。